

小说连载 香秘

蓝雾

嘎子

雾气在膨胀，整个石屋都包裹在灰蒙蒙的雾气里。我嗅到股鱼腥味，有些冰凉的水溅到我的脸上，味道海水一样的咸。我听见了像是机动轮船的轰鸣声，还有尖厉的汽笛传了过来。

我与老阿注坐在已经冰冷了的火炉旁，他一定是在等我先说话，老看着我眼睛，嘴角有很神秘的笑纹。

我脑子里一片混沌，刚才冰墙上出现的画面还在眼前闪烁，我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也朝他笑笑，嘴抿得紧紧的，一句话也没吐出来。老阿注眉一皱，问：“冷不冷？”

我紧了紧一下带着茸毛领的皮夹克，摇头说：“不冷。”

他说，你在这个屋子住了几天了，怎么对它一点也不奇怪？我笑出了声，奇怪什么呀？不就是个有些神秘兮兮的石洞。

他说，好多年前了，我也救了一个闯进这个石屋的汉人。那小子可不像你，天天在这屋子里琢磨，我一点也不在，就东敲敲西按按的。差点闹了大祸。

我不明白他说的闯大祸是指的什么事，朝这屋子四周看看，没见过有啥异样的地方，石洞石壁，桌子板凳床，花架茶柜书柜，都与普通人家的一模一样呀。老阿注手在茶桌上摩挲，茶桌就像攥成拳头的手指缓缓张开了，变成一个伞状的东西，中间是玻璃似的平滑闪亮。我说，这是什么灯具吧，老阿注说，这不是。他手指在一个平板上动得很快，掌心内有红色蓝色的光波交叉闪烁起来，又一圈一圈的雾气飘了出来。也许我的好奇使他激动了，他的指头在平板上更快地弹动，像在弹什么钢琴曲子。那伞状物发出很细很柔的声音，像是什么鸟的鸣叫。我看见浓浓的雾气里有东西在颤动，心里有些紧张了。

雾气在膨胀，整个石屋都包裹在灰蒙蒙的雾气里。我嗅到股鱼腥味，有些冰凉的水溅到我的脸上，味道海水一样的咸。我听见了像是机动轮船的轰鸣声，还有尖厉的汽笛传了过来。哗啦一声，有只海鸥从浓雾里冲了过来，好像是在什么障碍上撞了一下，又撞了回去。很亮的光波在浓雾里闪耀着，汽笛声越来越响亮，就像停在了石屋边上一样。浓雾破开一个黑洞，洞里有咚咚的脚步声，我看见几个身穿海军制服的人走了进来，一共三个，扛着很沉重的木箱和麻袋。这是三个身材非常高大的人，像欧洲那些高大的篮球中锋一样。他们的脸像被什么东西拉长了一样，特别是下巴，石头雕琢的一样，又粗又硬地挺着。他们面无表情，把扛在肩膀上的木箱和麻袋放在地上，拿给阿注一个方盒子样的东西，老阿注说谁真的吝啬，这点小钱都计较，就在那个方盒上按了几下。那三个才转过身，迈着一样的步子朝雾气里那个黑洞走去。哗啦一声，一股强大的水浪从黑洞处涌了出来，落到地上炸开了，许多小鱼小虾在地上蹦跳。又哗啦一声，那几个怪物消失了，雾气也飘散了，留下了一地的盐水和仍在拼死挣扎的鱼虾。

老阿注打开木箱，里面装满了崭新的书，全是精装的。他说，这些书是从美利坚购买的，现在只有那几本还看得到新出的书了。人类也太不珍惜自己创造的文化了，几年前柏林焚书事件，数万册优秀文化毁于一旦的大火。我想去救一些都不成。他把书箱关好，推到墙角。又把麻袋打开看看，笑了，说：“哈，我们有肉吃了，还是新鲜的牦牛肉。还有这么多的糌粑面，酥油也是新鲜的，够我们过这个冬天了。”

他说什么，我也没动。我坐在冰冷的火炉旁，眼前还是那团奇怪的雾，那几个奇怪的人。老阿注说：“来，帮我抬抬这些麻袋。我一个人没那么大的劲。”

我帮他吧麻袋抬到墙角时，他手在墙上舞动，有扇门开了，里面是个仓库，除了几台我认不出来的铁机器，再没其他东西了。我们把麻袋抬进去时，墙壁上自动喷出带着寒霜的雾气。他说，这里的温度自动调节，这些东西放上

大半年都很新鲜的。在漆黑的深处，我看见堆放了好几个大木桶，像寺院里的那些大鼓似的漆着红色。我问阿注是不是还贮藏了好些好酒。他笑了，手张开做了个扇翅膀飞翔的动作，说那是用来飞的。见我一脸的茫然，又说，算了，现在怎么说你也是糊涂的，以后你会知道的。

我心里却滴进了声小气鬼。其实，我真想那里贮藏了好些好酒，我好些日子没喝过酒了，真想那些火烧似的液体来润润我的喉咙。

出了贮藏室，我浑身才感觉到寒冷极了，抱住胸脯还不停地颤抖。他说，该烧烧火炉了，茶也是冷的。他找了些木柴和干牛粪，用铁制火镰燃火。在火光腾起来时，我心里充满怪味。这是个什么地方，这是个什么老头呀！他有我从未见过的，比魔法更神奇的东西，却还在用这么些原始的工具来烧火做饭。老阿注看着我，说你冷就过来烤烤吧。

我烤烤前胸又烤烤后背，才没那么冷了。我又看看屋角，那团蓝雾似乎还在晃动。他见我傻痴痴的模样，又笑了一声，说：“我知道你心里想些什么。还在想刚才是怎么回事？那些人是什么人吧？”我笑了，说：“梦一样的。”

他揭开锅盖，铜瓢搅搅加了酥油的茶，看着水花又翻滚起来时，又把一些盐撒进锅里。他说，你知不知道时间与空间的关系？我说，听说过。他说，在平常人看来，时间只是一条往前奔流，永不回头的长河，经过一个又一个历史景点，那就是空间。可我们香巴拉人的眼里，时间与空间都是漂浮在空中，有各种可以弯曲的纽带纠缠在一起的东西，这些纽带就是速度，一种人类感觉不到的速度，比光更快，比闪电更灵。我们用一种超自然的能力控制这些时空的纠缠，用简单的数字来操控它们。刚才，你看到的就是我们打开了一个时空大门，那些海水与空气都来自未来。还有那些人，那是我们香巴拉人，他们的样子你能想起什么呢？看过复活节岛石像吗？

我好像在一本英国出的地理杂志上看到过，哦地叫了一声。因为那些人的下巴宽额头，大像那些巨大的石像了。

老阿注说，那些石像就是雕的我们香巴拉人。说我们来自大空也可以，来自另一个时空也行，我们有在时空里自由穿行的能力。

他让我喝茶，说尝尝这茶与你以前喝的有什么不同。我尝了一口，一股沁入肺腑的香味有体内舒适地散开来，浑身温暖极了，鼻尖上也有了汗珠。他递给我一张擦汗的软纸，说：“这茶就是他们带来的，是香巴拉那儿的茶山坡上种植的，可以抵御酷寒的侵袭。可比最烈的酒都灵，还不醉人。”

他问我：“你懂了吗？”我点点头，其实我啥也没听懂，那团蓝雾和那些人仍然像谜一样的，留在我的心里。他摇摇头，说：“你不懂，我也不想懂。好些年，我怎么学，你都不会懂的，以为我使的是魔法？妖术？对吧。哈哈。”他笑得直喘气。

达瓦来了，在我低头想事的那会儿出现的。我没听见门响，她就出现了，怀里抱着条瘦小狗，她把狗放在火炉边，又呼呼地吹着冻僵的手。老阿注问，狗是哪来的？她说，看见它雪地上走，快冻死了，就抱进了怀里。老阿注脸阴了，说以后外面的东西别带进来。达瓦很委屈地嘟着嘴唇，说我不会见死不救吧。

狗狗暖和了，在屋内东窜西跑跑，又回到达瓦脚下，咬着她的裤脚呜呜呻吟起来。老阿注把手里捏的糌粑团扔给它，它叨在嘴里，躲在黑暗里吃起来。

老阿注说，它是部落的人丢下的，它饱了，你还是想法子还给部落里的人。

达瓦没吭声了，眯着眼睛很慈爱地看着狗，手指在狗毛上细细抚着。

老阿注吃了一大碗糌粑面，站起来说，我们还是来看看那个部落吧，今天是迁徙的第三天了。不知他们在风雪里哪样了。

他的手抚开冰墙画面时，小狗跳起来，对着风雪里的部落吠咬起来。

(未完待续)



明镜之海。高秀清 摄

|甘|青|纪|行|

盛夏的可可西里

张建国

从曲麻莱到不冻泉311公里，沿途基本都是4500米以上的高寒草甸，除了沿途路过曲麻莱乡等两三处村落外，其余全是无人区，并且沿途还翻越了8座看似不高，实际海拔最低都是4406米的高山，这些山分别是加龙山(4556米)、马龙查墨山(4716米)、红土山(4406米)。恰好在途经治多县境时，翻越了达钦拉山(4581米)、哈格松山(4632米)、格郎拉山(4509米)、土松涌山(4459米)，最高的当数昆仑山口，海拔4767米。途中，还跨越了色吾河大桥、楚玛尔河大桥。

途中，当年的曲麻莱县城旧址从车窗外一晃而过，十分荒凉，仅剩下一些残垣断墙，并且都是土墙。一座青砖砌就的横梁上雕刻着“为人民服务”的牌匾，让人可以看出这里当年曾有机关驻庄，如果没有介绍根本不知道这里是曲麻莱县城旧址。

车过达钦拉山，草地越来越稀疏，并且沙化逐渐严重，远甚石渠县沙化严重的呷依乡、长沙贡玛乡。如果不是亲眼目睹，很难相信这就是盛夏的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如此荒凉和干枯，自然条件如此恶劣。

在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沿途几次近距离遇见藏野驴和藏羚羊。虽然在高原呆得久，对藏野驴等野生动物也不陌生，但如此近距离与藏羚羊、藏野驴对视确实是首次，可可西里确实不愧为“野生动物的天堂”。

“可可西里”蒙语意为“青色的山梁”(一说为“美丽的少女”，以发音不同而异)。据文家意，可见当年的可可西里曾经是植物茂盛的，藏语称该地区为“阿钦公加”，是目前世界上原始生态环境保存最完美的地区之一，也是目前我们建成的面积最大、海拔最高、野生动物资源最为丰富的自然保护区之一。可可西里气候严酷，自然条件恶劣，人类无法长期居住，被誉为“世界第三极”、“生命的禁区”。然而正因为如此，给高原野生动物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生存条件，使其成为“野生动物的乐园”。

据资料介绍，可可西里目前是中国动物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之一，野牦牛、藏羚羊、野驴、白唇鹿、棕熊……等青藏高原上特有的野生动物使这里充满了神秘和诱惑。拥有的野生动物多达230多种，其中属国家重点保护的一、二类野生动物就有20余种。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夹在唐古拉山和昆仑山之间，平均海拔在4600米以上，最高峰为北缘昆仑山布喀达坂峰，海拔6860米，最低点在豹子峡，海拔4200米。可可西里是长江的主要源区之一，是目前世界上原始生态环境保存最完美的地区之一，也是最后一块保留着原始状态的自然资源。可可西里周围没屏障，地势高峻，是横跨青海、新疆、西藏三省区之间的一块高山台地。保护区西与西藏相接，南同格尔木唐古拉山毗邻，北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相连，东至青藏公路，总面积4.5万平方公里。

藏羚羊是我国特有的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称为高原精灵，也是可可西里的骄傲，是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中严禁贸易的濒危动物。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藏羚羊就被认为是遭受破坏的物种而受到了法律的保护。该区生物区系种类多，但青藏高原特有种比例大，且种群数量大。特有生物种类不但是我国的珍稀动植物，而且为世界所瞩目，在学术上和自然保护上都十分重要。

可可西里是羌塘高原内流湖区和长江北源水系交汇地区。东部为楚玛尔河为主的长江北源水系，水量较小，河流往往是季节性河流。西部和北部是以湖泊为中心的内流水系，外于羌塘高原内流湖区的东北部，湖泊众多。据统计，面积大于1平方公里的湖泊有107个，总面积3825平方公里，其中面积200平方公里以上的湖泊有7个。最大的为乌兰乌拉湖，面积为544.5平方公里。

沿途可见可可西里区域内由于受到地理位置、地势高低、地形走向及地表组成物质等各种水热条件各异的影响，自然景观自东南向西北呈现高寒草甸——高寒草原——高寒荒漠更替。其中高寒草原是主要类型。高寒冰缘植被也有较大面积的分布，高寒荒漠草原、高寒垫状植被和高寒荒漠有少量分布。

高寒草甸、高寒沼泽仅分布在极个别的地区。区内土壤类型简单，多为高山草甸土、高山草原土和高山寒漠土壤，其次为沼泽土，零星分布有沼泽土、龟裂土、盐土、碱土和风沙土。

在曲玛尔河乡，看见标示牌上还标着“唐蕃古道7渡口”的字样。藏族作家文扎先生在《寻根长江源》书中介绍到“唐蕃古道进入玉树境内，分三条线路通往拉萨。即南线、中线和北线。其中后两条线穿过治多县境域。中线称‘卫藏道’，是古代康巴通往拉萨的重要交通线；北线穿越昆仑山口往西南延伸，古称‘蒙古道’，亦称‘蒙古商道’”。《西宁府新志》卷二十一《自西宁至藏路程》中记载：“柯柯赛渡口(七渡口)，有草无柴，由受番子住牧。由此赴藏有三路，惟柯柯赛有渡河皮船。上为七叉河，再上为摆图，水不发时，此马可涉，然官兵入藏，皆有柯柯赛”。柯柯赛是蒙语音译，是指楚玛尔河注入通天河的交汇点。藏语称“香楚玛尔饶敦”，即北部楚玛尔七渡口。古时在通天河流域没有一座桥，因而渡口便是千条线路汇集的枢纽，位于楚玛尔河注入通天河的交汇点，是唐蕃古道上的一条必经渡口。再往上，我们确实跨过了楚玛尔河大桥。

从曲麻莱到不冻泉全是土路，路很平坦，但多沙石，沿途车胎被小尖石扎破了两次。停车换胎之际，我亲眼目睹了不远处，在宽广的可可西里和巍峨洁白的雪山上，一列火车缓缓奔驰，并渐渐爬升、消失于巍巍昆仑山上。这就是震惊世界的青藏铁路，每每看见这些场景我心底都会不由自主地升起一股自豪和激动之情，我想这就是国人精神吧！特赋诗以留念：

高天高地大高原，野驴野羊皆野生。
可可西里荒漠地，动物乐土植物园。
盛夏纵马掠云淡，精灵不惊藏羚见。
极目远望青藏线，巨龙奔腾上天险。

车子终于驶上青藏公路，抵达昆仑山下著名的小镇纳赤台。这是青藏公路和铁路的必经之地，也是进入昆仑山的第一站，著名的昆仑泉就在此。昆仑泉海拔3700米，是一泓优良天然矿泉水，又称纳赤喷泉。一大一小，相距50米，大泉在青藏公路路边，泉眼周围用块石砌成外圆内八角形、高一米的泉台，泉台周围还用蓝色的木板围起，不过从飞驰的车窗里看见泉水很旺，不停地向外喷涌，不时翻起层层小浪花，形成一个晶莹剔透的蘑菇状，将无数碧玉般的花瓣抛向四周，宛如一朵盛开的莲花，又似无声四溅的碎玉落入一泓清池，然后奔向滔滔的昆仑河。据说，此清泉虽处在海拔3540米高寒地区，常年冰天雪地，水温较低，但从不会封冻，是昆仑山中第一个四季不冻的冷泉。开发生产出的昆仑矿泉水，被誉为“冰山甘露”。

“纳赤台”系藏语译名，意为“沼泽中的台地”。相传，文成公主远嫁吐蕃时，随身抬了一尊巨大的释迦牟尼佛像。当公主一行来到昆仑山下的纳赤台时，人马精疲力竭。大队人马就地歇息，附近没有水，大家只好嚼干粮、和衣而睡。第二天早上，人们醒来时，发现昨晚释迦牟尼佛像的额头被压成了一块平台，不远处，一眼晶莹的泉水喷涌而出，凉凉流淌，这是佛像把山中的泉水压了出来。虔诚信佛的公主为了表达对佛祖的敬意，把自己身上的一串珍珠抛在泉眼里，泉水变得更加清凉甘甜。由此，人们把纳赤台称为“佛台”，把昆仑泉称之为“珍珠泉”。还有一个传说是创造神赴昆仑山西王母寿宴后归途中，饮兴未艾，信手抛西王母馈赠的瑶池琼浆，金樽掷地，琼浆四溢，其乘坐的莲花神变化为赤台群山，溢出琼浆化为昆仑泉。

昆仑泉不仅澄澈清冽，晶莹剔透，甘甜醇美，洁净卫生，而且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是绝对最纯净无污染的圣洁之水。据说凡经这里的人一定要在此停留，喝上几口昆仑圣泉，以解渴提神、除尘消疲。由于行程匆忙，我们并未停车，但亲眼目睹昆仑泉喷水，也觉神清气爽。赋诗以留念：

昆仑山下不冻泉，纳赤台中珍珠酒。
瑶池琼浆仍流传，今化甘露润万家。

康定

杨素凤

直到现在，我依然对一些关于过去的影像记忆犹新。

记忆中的老康定街巷繁华，不同于江南古城的水乡风光，这特别的韵味透出一种高原独有的气息，自然、明朗，甚至能从空气中嗅到一种类似自由的味道。

就是在这座洋溢着别样气息的小城，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康定人。说的四川话，喝酥油茶，作为康巴地区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全国各地的文化在这里几乎都有迹可循。她就像一个奇妙的熔炉，把源自这里、途径这里、抵达这里的一切都融在了一起，交汇出了一种属于这里别具一格的文化。

城里有藏传佛教的寺庙，也有清真寺，亦有天主教堂以及基督教堂。多种宗教文化在这里汇集，却毫无违和感、共存多年。同宗教的多样化一样，这里居住着藏、汉以及彝、羌、回、苗、蒙古等十多个少数民族，或多或少，但都十分融洽的在这里生根发芽。这或许便是属于康定城的一种独特魅力，能使原本的众多合而为一，因为在这里，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康定人。

我一直以自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康定人而骄傲，不为别的，仅仅是这属于高原的血脉便足以我自豪。我可以骄傲的说出我是雪山的儿女，我是草原的儿女，高原的每一寸阳光每一寸土地都如同母亲的双手抚育着我。

我一直以自己是一个原汁原味的康定人而骄傲，不为别的，仅仅是这归属高原的豪迈便足以我自豪。每一个康定人都有着一颗特别的心性与豁达，热情奔放如天般辽阔的情怀。

或许略有不同，我自小便格外喜欢走在康定城繁华热闹街道，看着熙熙攘攘的人们各有各的忙碌。与人挤擦肩、似乎就可以感受到每个人的心情，或喜悦、或赞叹、或平淡。而我恰恰享受于这样的观察和猜测带给我的惊喜，但同样，也有不能忽视的悲伤与不安。生活总是如此，在时光的流逝中悄然变迁，给恍然大悟的我们留下喜怒哀乐。当我还怀念着康定城的旧貌时，她已然焕然一新，完成了由茧到蝶的蜕变。

不知道有多少人和我一样，在这样一场变化中后知后觉，置身其中却没有留意到她的变化，直到渐渐发现自己有些跟不上她的脚步，渐渐的感受到自己过去的很多习惯竟然与这一切显得那么的格格不入。破茧后的康定城，一袭新衣清静得如同天边的霞，又有谁忍心去踏碎自己与她的共同期盼呢？

现在的我依旧喜欢穿梭在城市的热闹街头，随之闭眼，肆意遐想中的这座城一如过去美好得令人惊叹。偶有一阵微风拂过，又仿佛听到遥远的经幡颂唱，也仿佛嗅到空气里依旧飘着的淡淡的酥油香。坐在街角的咖啡厅感受都市的繁华，夜幕降临时躺在草甸上看着漫天星光，抑或是冬天飞雪时跑到空地上感受宁静与纯洁，这些时候总让我感觉流逝的不是时光，而是我们。倘若我们没有随之改变，那么城市再美也无法打动人心，仅仅是一座没有灵魂的空城罢了。这样的城市仿佛没有呼吸的能力，转瞬即逝的美丽就如同手中握不紧的沙，禁不住时间的考验。

而对于康定，我想我们与她是默契的。只要心系康定，就一定能把自己从对环境变迁的不适中摆脱出来，因为我们都有着同样的名字、怀揣同样的梦。一座城市的美不仅需要表面的光鲜亮丽，由她的人民折射而出与城市的和谐，往往更为重要。忙碌充实的城镇、辛劳快乐的村庄，还有穿插其中的每一个幸福微笑的脸庞。

这一日，我带着回忆里有关过去的影像再次漫步在康定喧闹的街。格局依旧是记忆里的模样，环绕同一座山，流淌同一条河。明媚的阳光温暖而惬意，白云朵朵好似她鬓角的白芍。这座山麓上的城市高楼耸立、车水马龙，却与这山山水水在一起鸣奏出几分清新、几分慵懒和自然。和过去的人们与老康定相融洽一样，现今往来于城里的人也同样拥有与新康定的别样气息相协调的新风貌。

当再看一眼，泛黄的老照片里似乎还可以看到夕阳斜照在窗棂上的剪影，眼下的康定城已然焕发出了另一种生机。